

劉忠介公年譜 上卷

傳
576.06
827
21-2

78.56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乾隆丙申年鑄

劉忠介公年譜

證人堂藏板

乾隆四十年歲乙未冬



天子下詔褒忠前明殉節諸臣
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覈
其始終分別專謚通謚臚
於祀典者凡三千六百五
十餘人皇哉

盛典伊古以來未嘗有也於時

山陰劉念臺先生首蒙

嘉獎

賜謚忠介許為一代完人嗟乎

先生死而無憾也已又明年先生來孫撫寧令毓德

校刻年譜二卷屬國治為

序按先生全集舊已刊行
年譜稿成於先生之子伯
繩閱世既久頗有缺遺撫
寧君考核顛末區分綱目
為是譜頗詳慎竊維譜歷

序
之學倣於周官太史公集
尚書世紀為三代世表魏
晉以還家譜圖牒與狀述
傳志相經緯蓋史部支流
備一家言而已宋程朱弟
子次序師說臚陳年月而

前代文人若韓柳李杜一
時皆為之譜於是即人為
譜而儒雜二家之言往往
見之譜牒矣夫誦詩讀書
必知其人論其世以譜証
人論其世也其人為世輕

重者可以譜矣今先生之
學良知誠意絕續之交也
先生之行常變並涉之境
也惟學在絕續之交故自
西湖會語證人社約及乎
誠意章句大學叅疑之訂

可以攷其始業之勤中信
之篤晚得之粹而非恍惚
虛無自托於良知也其行
在常變並涉之境故自正
學淑心之疏以及忤奄寺
申憲綱再起再蹶至於身

序
四
殉國變可以見其先識之
遠愛君之忠臨大節之正
而不可奪也蓋天啟崇禎
間之人心風俗東南鼎革
間之時事得失於先生之
譜皆可推見其餘先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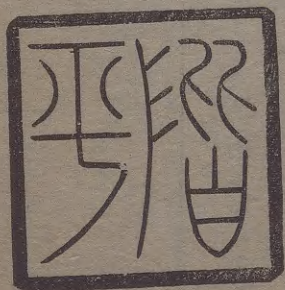
以人譜教學者而學者又
即先生之譜以想見其人
抑可以尚論其世故曰以
譜証人必其人為世輕重
嗟乎若先生者可以譜矣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先生

其人與國治忝侍

禁廷得與聞

聖主表章遺烈之殷而嘉劉君
之能闡揚先德也而感夫
讀是譜者之且以庶頑立
懦也謹序如右

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
嘉平上澣同里後學梁國
治頓首拜撰并書



先君子戡山先生年譜卷之上

嗚呼洵不孝罹先君子之變八年矣既不能服從

地下銜哀忍耻強偷視息以至於今罪無所逃乃更欲進而操筆牘臚生平遺行將何以爲心乎嗚呼痛哉惟是先君子之學上承濂洛下貫朱王爲海內學士大夫所尊信久矣必得名世鴻文始可垂諸不朽顧使洵以毀辱自屏日居月諸莫知所紀述則卽有秉如椽者欲起而論次之將何以爲徵信之本是先君子之學或近盛於一時浸至汶汶於後世也嗚呼言及此而洵之罪愈有不可言

者矣爰不自揣摭拾大端輯爲年譜二卷雖荒隕之辭無當淵微萬一然於立朝居身梗概畧具是矣稱曰先生明非一家私言也表之歲月聊著事實次第也倘邀惠立德立言大君子不以約之無文俯垂採擇賜以發明庶幾先君子之學傳之無窮而約不孝之罪亦得少逭於萬一云謹匍匐稽顙以請不孝孤哀子劉約泣血謹識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姓劉氏先世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至宋而有退翁先生諱禮者嘗與從父通判廣德軍確分鎮浮梁被賊陷竄居廬陵四傳廷玉官揚州別駕卒於官葬揚州子文質元成宗大德中以才辟山陰縣幕遂家焉爲郡城水澄里人入明四世孫謹童穉赴黔脫父戍世稱爲至孝詳在郡誌又三傳怡軒公鐸以孫棟貴贈兵部右侍郎怡軒公生守直公濟是爲先生高祖守直公生茅山公槩爲先生曾祖茅山公娶茅氏生兼峯公焯爲先生祖兼峯公坦衷曠懷以道自適中年喪偶哭子田廬盡廢退耕麻溪山佐以樵漁所種塆田數畝多種秫爲釀屋旁植果樹錯以名卉遇果熟花開山鄰畢集陶然命醉有時突無烟冬無纊而興味迢迢有以自適其樂天知

命有得之性成者公娶陳氏生三子伯諱坡號秦臺
卽先生考也幼穎異甫齠能文長補邑庠生三試棘
圍不售而卒性至孝年十六居母陳太夫人喪哀毀
踰成人兼峯公感之不再娶大母茅夫人沒方預賓
興號泣罷試妣章氏南洲公穎之女也當秦臺公卒
章夫人年二十七抱一息女誓以死殉而先生方在
娠南洲公以大義勉之生閱五月先生生及貴奉詔
旌表貞節祖考兩世皆以先生官京兆尹遇皇太子
冊立恩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祖妣洎妣贈淑人
福王監國先生官南憲例進宮銜曾祖以下宜贈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如先生官曾祖妣以下宜贈一品
夫人先生辭不受先生長而念秦臺公之不及見也
別號念臺以志痛學者稱念臺先生晚更號克念子
勵學也又家於戢山時稱戢山長

明萬歷六年戊寅春正月戊寅先生生於水澄里

是爲正月二十六日卯時

戊寅乙卯

時家計浸落外

大母楊念太夫人不置彌月召太夫人攜先生如道
墟先生生而清異人以寒玉稱之比壯丰骨拔羣龍
睛劍眉長體修髯望而知爲非常人

萬歷十年壬午先生五歲

隨太夫人依章氏

先是太夫人雖返章猶往來舅氏兼峯公所備佐餽之禮無何水澄廬舍鬻於宗人兼峯公僦居所親韓踰年再徙麻溪之山庄公尙有仲季二子仲子中望公出贅朱季子秦屏公隨侍左右時飄泊散處無可爲家太夫人歸不能暫棲止日夜哭求死南洲公傷之請止太夫人於其家而時致脩旨以爲敬兼峯公許之自是太夫人與先生依章氏會楊安人已故依昆弟以居太夫人躬操紡績以自給

萬歷十二年甲申先生七歲

是歲先生始就塾師事趙公某

萬歷十三年乙酉先生八歲

是歲先生從季叔秦屏公授論語公設科嚴所進同學生時時夏楚淋漓先生率公教無曠課公憐愛有加

萬歷十四年丙戌先生九歲

是歲先生從學於族舅章公某先生弱不好弄飯畢卽就學舍往來肅躬而行不他顧不疾趨見者異之萬歷十五年丁亥先生十歲

太夫人不能爲先生具脩脯命從外大父南洲公授

登志公年譜 卷一
書公設教四方海內尊師之登科第者數十人吾鄉
賢者如寧宇周公石簣陶公皆出其門老而開塾於
家先生從之學公性剛毅善啟發然豪於飲每旦授
書局學舍出飲里中諸生窺公出皆逸去先生獨坐
讀自若及歸考課諸生並受筆筭於先生一無所施
公居恒稱曰甥必有成晚侍公膳公琅琅談古人忠
孝節義不倦先生傾耳而聽心竊慕之故自幼耻爲
干祿之學夜則傍太夫人讀機杼之間伊唔聲與組
織聲恒相錯也太夫人篤於義方步趨言動不少假
有過輒責之里中相詫曰撫遺孤者若是乎

萬歷十七年己丑先生十二歲

上壽昌讀書

時南洲公以仲子萃臺公可教壽昌業與偕行矣恐
先生廢學命往讀書太夫人欣然遣行從者匿資斧
酷暑中徒步九十里甫達壽困甚孿一足晝夜楚者
五閱月公不得已攜先生歸明年春小愈復遣先生
上壽昌頃之患目嘗經年而愈復隨公歸又明年侍
公之壽昌仍病目小間受公易又明年萃臺公以遷
官去任先生離壽昌年己十六矣先是先生在壽萃
臺公試以文閱之喜謂室人宋曰劉甥令器也乃父

為不死矣南洲公以年幼遲之及歸自壽始課以文
 五年中凡三上壽昌道千里而險又屢瘳奇疾即旁
 觀者翹舌而太夫人不加姑息冀先生終於學顧先
 生以疾故僅得之口吟卧聽之餘後人推先生成名
 所自誦太夫人三遣壽昌不啻孟母三遷云○壬辰
 年始與外氏析著日舉火者再或朝爨餘暮食或暮
 爨餘朝食

萬歷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十七歲

先生讀書章又元氏執經念彬魯公公擅博士家言
 初試先生文訝之曰子年少而文如老生非應舉之

宜也始南洲公嘗命讀先輩程墨積至數百篇故行
 文有繩矩而少變化於是魯師進之以機法改授新
 制菘讀之又授讀左傳韓非子先秦諸書先生潛心
 揣摩越三月出其文呈師師喜曰子可謂善變矣南
 洲公閱之則怒立命易之師復怒自是試必四菘以
 二菘呈師二菘呈南洲公久之業日進每有所奏師
 嘆賞殊甚引先生為益友即南洲公至是未嘗不亟
 稱善也先生天資明敏而魯師復善於造就故期年
 學成先生嘗曰吾自少於道理恍從出入又元家恂
 恂有禮終歲無故不啟齒主人以下敬愛之見同舍

生有過輒曰何不學劉生

萬歷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十八歲

先生仍讀書又元家師事魯公是歲出應童子試會稽令羅公相特鑒先生牘拔置第二以提學不按臨而罷○先生嘗從大父兼峯公游水澄故里與於祖廟之祭周旋瞽史間多不合禮先生乘間問公及一二宗老曰我劉氏之有廟祀也首及宋五忠臣何也曰劉氏之所望也祝不稱始祖何也非所始也何始乎曰以言山陰之水澄則自邑幕公始也舍邑幕公不始而遠溯之又無始於斯祀何居曰論世而推之

足矣禮乎曰吾未之前聞也并及餘裔屏山先生何也景賢也曾謂屏山不如林放乎曰誠在斯享之矣通祀忠顯而下二十四世又何也法無所祀也禁乎曰天子且祀何士大夫之禁然則無所祀何也無所始故無所祀也羣祖羣宗皆南向何也曰神之也不分昭穆何也曰無所始無所祀則亦無所昭穆也庶耦嫡何也錄其後也握鬯而稱曾孫者誰乎曰家之長也世嫡長乎曰宗法壞矣嫡不立故立長不擇神而獻何也世遠數煩勢不行也祝未畢而主祭以下皆遽起可乎曰祝久而倦不可繼也有士紳而不與

祭何也不欲觀其往也已而宗老欣然勞曰甚矣子言之辯也子他日將言禮乎先生謝不敏

見孺子問

萬歷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移館於章稷峯家改師斗山章公公亦先生族舅也

秋八月行婚禮於章氏以夫人歸

夫人先生母族也貧不能行六禮乃就婚於章氏越三日迎夫人歸先生晝則受業於師蚤暮則與夫人執炊爨事太夫人惟謹有時先生昇水夫人澣衣或夫人滌溺器先生秉燭以道見者謂有梁孟之風○

兼峯公居麻溪仲子季子相繼天無嗣抑鬱不得志病痞艱食先生聞之泪漉漉下亟走寧公是時先生以新娶夫人迎公至道墟就養公念故業甫旬日輒去先生留之不可得泪復漉漉下曰豈服勤有闕與致高年僕僕往來將何以稱人孫耶

萬歷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歲

春二月補紹興府學生

先生初補會稽弟子員改隸郡宮貧無以贄見學師師勒作課屢召先生自鄉入郡赴試率終日不食門者憐而竊餉之學師感動遂罷課

秋八月舉浙江鄉試

先生遊膠庠後用功益篤氣機鼓舞每課菘振筆直
 書若探囊焉腕如其口口如其思意猶夷自得也讀
 書至丙夜夫人紉繡刺佐之讀罷拈一題須臾脫稿
 而夫人所紉繡刺未竟一二也學使者錄遺以高等
 應試棘院江西龍泉教諭徐公仕登江西豐城人得先生
 卷許為道器題篇端曰讀其文如鶴唳九霄迴絕塵
 表知他日非徒以名位顯也中式四十六名大座師編修楊
公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公士衡方試畢南洲公將隨任仲子有粵西
 之行舟泊江干先生馳初場呈公公閱卷擊節曰甥

必舉矣予何為事萬里行遂辭仲子還而得先生捷
 音兼峯公在山庄聞之喜劇病霍然已自此先生得
 晨夕侍兼峯公○先生一日從眾謁當途太夫人恚
 曰爾母之為乎母則有舊飭粥在慎毋出此先生皇
 恐謝罪嘗燕居侍立太夫人顧而申飭曰戒之哉毋
 多言多言敗德毋多動多動敗事其教誡之嚴類如
 此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年二十三歲

冬十一月計偕北上

先生自戊戌下第歸病日者三年再值計偕察太夫

人容色日瘁依依膝下不欲行太夫人趣之先生隱忍揮淚而別至京師卒業於成均

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四歲

春二月丁酉二十母太夫人章氏卒

三月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會試中一百二十九名殿試三甲五名都察院觀政張榜日尚鍵戶讀書有客叩扉曰子第矣何孜孜手一編爲乃出而延客先生甫釋褐誓不妄交與非同志士雖邂逅遇之必趨而避識者以是覘先生

趨操之堅

大座師吏部侍郎兼學士臨朐馮公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臨武曾公朝節房師

編修餘姚孫公如游

夏四月聞太夫人訃奔喪至自京

放榜之明日太夫人以疾卒於家先生聞訃號慟擗地幾絕訃者請爲位受弔少藉賻贈以襄大事先先生且哭且對曰親喪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卽南奔見星而止見星而行至家以未逮含殮屢欲啟視家人阻之輒號咷跳觸塗泥中忘其身之瀕於河澨也兼峯南洲二公責以大義先生爲飲血而已之親爲廬於中門之外高廣容膝四周塗以堊南穿小牖如禮制終日哭其中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非有饋奠之事足

不踰廬闕杖而後能起陶石簣先生

名望

來弔見哀

毀骨立嘆曰教衰禮壞久矣吾未見善喪若劉君者也卒哭疏食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苦次中讀禮旁及六經疑戴記為漢儒所附會考定之意自此始

冬十二月葬考秦臺公妣章太夫人於會稽下蔣之原初秦臺公殯於梁枋至是營葬太夫人遂舉而合之甃磚墨土先生罔不躬親盡其誠

萬歷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六歲

春三月奉旨旌表章太夫人貞節

秋八月如德清師事許敬菴先生

先生賦性方嚴自少至長淡嗜好寡言笑蓋生而近道者又加以太夫人之庭訓南洲公之師範故器識日底堅凝居憂傷祿不逮養益持節操衰麻餽粥動以古人自期一日以旌表母節陳乞於郡守哀動左右武林陳植槐見之感其誼為介紹而見之於許敬菴先生許先生名孚遠學宗紫陽敦篤真儒也先生問為學之要許先生告以存天理遏人欲遂執贄北面師事之請為太夫人傳許先生載筆而書終以敬身之孝勗先生曰使念念不忘母氏艱苦謹身節欲

一切世味不入於心卽胸次灑落光明古人德業不難成傳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乃劉子所以報母氏於無窮也先生終身守之不敢失自此勵志聖賢之學謂入道莫如敬從整齊嚴肅入自貌言之細以至事爲之著念慮之微隨處謹凜以致存理遏欲之教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直勘前所由來爲如何又勘後所决裂更當如何終日端坐讀書曰吾心於理欲之介非不恍然古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理彼若何而欲則其存之遏之也不亦恢恢有餘地乎○先生蚤年不喜象山陽明之學曰象山陽明直信本心以證聖不喜言克治邊事則更不用學問思辨之功矣其旨痛險絕人苟卽其說而一再傳終必弊矣觀於慈湖龍溪可見况後之人乎

冬十一月還水澄舊里

先是三月先生以饗殮不給自道墟徙麻溪力耕自膳至是復自麻溪還舊里仲孺朱孺居無依迎養至家

萬歷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二十七歲

春三月赴京謁選

先生服闋已久以兼峯公年耄不欲赴選人公數數

趣之先生不得已拜受命是年八月為公八十懸弧先生大會宗黨預行稱觴禮而行過德清別許先生許先生論為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因追溯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考功力之進退先生得之猛省

夏六月除授行人司行人

行人冷曹也司故多書先生謝一切造請鼓篋徧讀復旁搜國朝典故名臣言行與治亂否泰之幾邪正消長之介而討論之同籍劉靜之永澄官國學正潔已好修先生一見語合遂定交日以學行相切劘時

沈四明一貫當國與給事錢夢臯朋邪亂政楚獄妖

書相緣為械賢人君子無所措足先生將上書極諫

既而嘆曰此身猶非我有也屬草而罷疏稿居官淡

素自持動必勅法視權貴若將免焉假寓靈濟宮學

琴於宮之道士朝暮暮鹽彈琴歌咏聲出金石不復

知身在長安也

萬歷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二十八歲

春三月拜疏請終養奉俞旨夏五月至自京

先生念大父不置去冬拜疏請終養不報至是繼請奉俞旨歸途次聞許先生卒至德清哭奠盡哀

秋八月辛未

二十九日

大父兼峯公卒

先生歸而奉公几杖兩月公尋病瘡轉劇先生侍湯藥不懈卧不貼席則身代茵蓐以承之飲食不能下為潔口咀之更和羹滫以進晝夜不交睫者四浹旬既承重擗踊哭泣有加苦次恒懼即於匪窆為祖考羞作皇祖之詩以自警。先是六月南洲公卒其病也侍湯藥一如大父及沒立主私祀之題之曰先師不以戚而稱師志教養之恩云

後立祀典春秋二祭配以考妣戒子孫百

世不祧又置南洲公及兩舅祭田若干畝遺章氏

萬歷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歲

教授於大善寺僧舍

先生居喪之暇進宗人戚屬而講誦之授以舉子業教學者一準規矩出入進退俱有成度課督甚勤曠業則長跪有不率教者夏楚之成童以上勿恕也未世師道凌遲見先生嚴毅咸驚異焉。時先生授徒夫人御短褐親操作以供蔬糲足跡不至公庭即造廬者拒弗見鄉士大夫往來者周寧宇

名應中王積齋

名陶石簣三人而已

萬歷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一歲

教授於大善寺僧舍

先生仍教授於僧舍夏五月寢疾乃輟講先生稟質最癯兩遭大故過於哀毀患虛眩浸就危篤時夫人亦以痿卧病兩榻相對者三年投以藥餌俱不效遂專事靜養久之漸差倚第授二女讀教以小學之禮每晨夕問安侍膳歛衽正容下氣不命之退不敢退宛然內則之儀焉會稽令趙士諤與先生同籍屢通好先生不答一日問疾直造榻前見皂幃縷縷百結擁一敝衾所用皆破缶出而語人曰梁伯鸞管幼安以上人物也誰爲處士純盜虛聲哉咨嗟太息而去

後丁巳京察御史韓浚欲坐先生考功法時趙公入爲功郎力爭不可乃獲免其詳見錄遺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二歲

春二月申文吏部請告

先生服闋在丁未之冬久不赴補至是以病申文吏部請告部覆得俞旨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四歲

夏六月會劉靜之於西湖

靜之訪道至武林貽書先生邀會於西湖先生卽命棹西渡慰勞甚歡各出證數年學力淺深時黨論初起靜之語及當世之故輒刺刺不休先生曰此進而有位之事也吾輩身在山林請退言其藏者因相與

究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纏纏三日不倦靜之爽然自失曰予學猶未乎已而曰予所論說第險耳如躡懸崖幾難試一武先生得之瞿然時方習靜以存養之功與靜之言也○是年長興丁長孺元薦致書定交長孺敬菴先生門人

秋八月起復原官

浙江巡撫高舉巡按王洪基薦先生於朝維時政府葉向高太宰孫丕揚皆正人也汲引諸名流得薦疏起先生原官故事庶僚病愈赴部候補先生不行而太宰知先生素以道自重遂登啟事云

冬十月遷居戴山之麓

先是戊申先生遷居武勳坊至是自武勳坊遷居戴山之麓壻陳剛祖思石公以先生無棲椽乃輯室以迎先生仍遺之儼錢以居

萬歷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五歲

春正月發自家過梁溪謁高景逸先生名攀龍

景逸先生官大行以建言謫揭陽尉家居與同鄉顧涇陽先生倡道東南風動士林自文成而後學者盛談元虛徧天下皆禪學而二先生獨宗程朱劉靜之嘗稱其賢丁長孺復言之先生方欲見涇陽而涇陽

已卒乃造景逸先生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第一書
論居方寸也第二書論窮理也第三書論儒釋異同
與主敬之功也皆佚不傳因答書知之自此益反躬近裏
從事治心之功先生生平以名節相砥礪則丁長孺
魏廓園以學問相切磨則劉靜之高景逸靜之早卒
終身質難無間者惟景逸先生一人

三月至京師受事

夏四月奉命充副使冊封益藩秋七月至江西建昌行
冊封禮八月自建昌歸省墓

正使爲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先生爲副使王具報禮
百金先生謝之止受贈言一軸素琴一張襖帖數幅
角帶一圍餘無所取

萬歷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六歲

春正月復命發自家二月過寶應弔劉靜之

去年先生北上過淮南訪靜之靜之病相與究養心
之旨而別別三月靜之卒比先生出使聞變登堂哭
之慟至是再上淮南重訪其里而哭之操文以祭復
作淮南賦以哀之私諡曰貞修君子以爲稱情

夏四月至京師復任拜疏條陳宗藩不報

歷朝以來宗藩之困已極當事者窮而不知變先生

因使職所及臚六議以獻一曰議爵二曰議祿三曰
 議官四曰議教五曰議養六曰議制皆原先王封建
 井田之制以權之且進求之宮庭曰今夫繼體而主
 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陛下深居宮禁務與
 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宣召寢門
 者有年則所稱子職之謂何且皇太子春秋鼎盛猶
 托於阿保之手陛下盍令練習啟事以益皇太子神
 智乎郊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握七鬯乎至於
 東宮講席一曠九年諸臣之補牘亦幾敝矣豈陛下
 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於皇太子陛下之所
 狎者宦官宮妾而復推狎於皇太子繇是而推之福
 王不愆之國之期乎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
 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一日未至洋洋六七千
 言人以為經世之文疏入不報時光廟在東宮諸典
 禮俱廢福王之國愆期羣情危懼故因陳宗藩而推
 本言之又上書葉福清向高責其不能力贊福藩啟
 行辭氣切直福清謝之書亡○六月舉不孝子洵
 冬十月拜疏脩正學以淑人心不報

初顧涇陽先生以選郎落職與高景逸先生講紫陽
 絕學於東林書院東林者宋儒楊龜山先生祠堂也

二先生慨然以名教是非爲己任一時從之遊者不啻東漢龍門尊其言爲清論朝右側目然未有以難也會淮撫李三才罹墨謗顧先生惜其才馳書當路援之羣小遂執爲兵端轉攻顧先生詆媿講學東林之名滿公車海內分門戶焉無何辛亥京察孫公丕揚掌計事崑山顧天峻宣城湯賓尹坐不謹罷諸附崑宣者並黜其黨秦聚奎起而訐丕揚以救被察諸臣丁公元薦復臚察處諸臣罪狀舉朝鼎沸丕揚及佐察者皆引咎去於是羣小誣東林把持計典切齒不已適御史熊廷弼督學南畿有梅生者以宣淫麗

城旦賓尹曲庇之廷弼迎賓尹意斃公舉生而貰其罪爲巡方荆養喬所糾詔下憲長議議廷弼解職聽勦救者蜂起至逐憲長謫言官復坐東林主使時顧先生卒歸獄於于公玉立丁公元薦等欲立奸黨碑榜之朝堂蓋爲崑宣報復也先生上疏發明顧先生之學歸於自反其畧曰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真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說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

品如意見而已卽高攀龍姜士昌劉元珍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朝廷一日賜環有不人人爭按劍否獨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畧迹而論心二臣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迫之甚也且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尙同今日和衷之道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曰尙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曰尙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

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平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臣願學東林者反崑宣之戈而卒業於此以無遺憲成羞可乎抑於此有感於學術之難言也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老莊頑鈍而無耻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而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得之爲傳心要法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疏入不報南臺孫光裕遂飛章攻先生謂先生顛倒是非借東林以袒養喬尤苛訾高先生不已先生復出揭以辯之先

是黨崑宣者多浙人要先生爲助不少動時選授銓曹浙東衆論屬先生同籍某來晤曰無談時事且晚吏部矣先生不答及拜疏羣小狺狺而浙人恨之尤深光裕亦浙人按先生是疏逆睹東林後日之弊而爲之砭要以化偏黨而歸蕩平藉令謀國有人早爲消弭崔魏之禍可以不作無奈彼此意見不化相傾相軋卒至羣賢駢首而宗社隨之辜負先生當日苦心惜哉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七歲

春正月申文吏部給假夏五月至自京

先生以羣小在位給假歸闔門讀書曰昔伊川先生讀易多得之涪州朱子落職奉祠其道益光吾儕可

無自厲乎久之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學乃著論曰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圓能平能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繩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際而爲天蟠而爲地運而不已是爲四氣處而不壞是爲四方生而不窮是爲萬類建而有常是爲五常革而不悖是爲三統治而有憲是爲五禮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爲易政事之爲書性情之爲詩刑賞之爲春秋節文之爲禮升降之爲皇帝王霸皆是也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

常無迹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遊于漠氣合于虛無
方無圓無平無直其要歸於自然而不知所以然大
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

冬十月

先生攜章甥一匡養之一匡女兄子也先生痛女兄
蚤寡倍篤友于先是太夫人卒先生率女兄衣而哭
曰今而後事姊如事母乎每歲半在先生家凡有甘
旨女兄未食不敢嘗時以療卒先生攜甥夫婦養之
曰吾聊以終事母之念云爾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八歲

教授於朱氏之解吟軒

先是壬子先生北發陳堯年率先執贄問道於門下
及給假歸望益隆隆起國人無不信先生爲真儒於
是堯年復率諸生二十餘人納贄北面講授於解吟
軒先生謂德行本也時菘末也教學者先行誼而後
文章本經之外兼舉一經旁閱子史性理諸書有暇
則令習禮歌詩每日古人生稟朴茂又有三千三百
之禮以爲節文故檢身如不及而成才也易後世禮
教蕩然士多習爲猖狂之行於凡威儀之節言動之
準廢而不脩驕惰已成馴至決裂子弟而悖其父兄

卑幼而凌其師長往往有之今欲學爲人請自學禮始凡一語一默一飲一食一進一反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苟能致謹於斯淺言之則小學之科條深言之卽收放心之要法也故設教一以嚴肅爲主盛暑未嘗去冠服有蕩檢者則擴諸門墻之外大約規模視丁未更宏濶云朔望考課畢或尙論古今人物或商榷坐下工夫間一命酒登戢山之巔歌古詩二三子和之聲振山谷油然而歸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先生三十九歲

教授於陳氏之石家池

先生著酒色財氣四箴示學者

秋七月建章太夫人貞節坊於萬安里

令甲節婦膺旌典者得表其廬浙東觀察使王時熙下所司如例爲太夫人建坊顏其額北面曰宇宙完貞南面曰冰霜勁節其書爲先生親筆也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歲

教授於韓山草堂

先生初館於石家池三月移席郭外之韓山草堂草堂族兄方伯乾陽公毅別業也時先生著座右銘又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以自警○四月嘉善魏廓

園大中渡江訪先生關中馮少墟先生

名從吾致書通

問以學業相勗勉

論語學案成

先生與諸生講論語日書其大旨久而成編至是乃

出示學者。是時先生又有壁帖數十條皆自言功

用處今不傳

按先生壯年學力不可盡考讀論語學案而知當時進修之敦篤居身之嚴謹

有寧卑母高寧峻母夷之意居然孔子下學法門人第見晚年德器和粹以為先生之學得力在涵養而

孰知植基於艱苦刻厲如此也哉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一歲

冬十一月葬曾祖茅山公以下三世之喪於會稽雙井

里菱山

曾祖茅山公會祖妣茅夫人祖兼峯公祖妣陳夫人

仲叔中望公季叔秦屏公季叔妣王安人三世七喪

未克葬先生從從卜地靡間晦明至是得菱山遂舉

三世之柩以次窆焉。初同籍徐御史縉芳巡鹽淮

揚聞先生空乏不能為親營葬事欲遺百金以贈屬

丁長孺先容先生答書拒之曰百金之餽其所取義

乎不義乎即使君有以處僕僕則何以自處也已矣

幸勿汗我先人墓上石僕所未了者固屢有先人一

事姑將茹荼帶索以畢餘生何至煩故人為念徐公

慚服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四十二歲

曾子章句成

先生讀大戴禮至曾子十篇謂其言慤而深微而粹為學者守身之要洵非曾子不能作不宜與贗本同棄乃取而註釋之晚年欲修改不果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四十四歲

春三月起陞禮部儀制司添註主事秋七月發自家

先是光廟御極錄用舊學首召葉公向高還中書

時先

生有上葉公論國是書

熹廟嗣位盡登廢籍諸君子於是趙儕

鶴鄒南臯馮少墟高景逸諸先生相次彙征給諫惠

世揚御史方震孺張慎言交章薦先生而南臯先生

入朝復於途次薦之乃起先生禮部儀制司主事

冬十月癸未

十六日

至京師受事壬辰拜疏忝宦官魏進

忠保姆客氏奉旨罰俸

魏進忠者上在潛邸近侍也時尚未改名忠賢上卽

位貴寵用事干與外政又交通保姆客氏表裏為奸

日道上舞唱角牴射擊走馬或出中旨進退士大夫

時客氏亦幸於上大婚禮成猶潛居宮禁外廷嘖有

煩言上不得已遣之出越兩日復召入臺省倪思輝

朱欽相王心一各上疏爭相繼降謫先生蒞任九日拜封事畧曰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臣於是有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

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歡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勅或興鉤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也耶然則道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陛下并道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陛下清明在躬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乃爲忠等所悞豈不深可恨哉疏入進忠銜甚傳旨廷杖六十賴首揆

葉公力救改票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究姑從輕罰俸半年朝紳見先生咸賀直諫而臺省則引罪曰予輩不言而公言之愧死無地矣先生遂

巡謝之

按客氏出入禁廷臣僚有言及者至進忠之糾則自先生始

十一月丙辰

十九日

拜疏叅正孔廟祀典

御史董翼請學宮啟聖祠增祀孔子皇祖防叔王父伯夏以隆追崇之典先生上疏正之謂孔子世家自叔梁紇以上宜特立一廟於闕里以昭發祥之自至孟孫氏亦然罷天下學宮啟聖一祠進顏路曾皙伯魚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之上而十哲則降於兩廡路

之長也黜之賢也鯉之趨庭也不妨各率其子以傳聖人之道至十哲諸賢於顏曾多倍長之年於思孟皆私淑之列降之兩廡使不相壓一舉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矣又曰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不王誠不當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則非行禮奏樂不足以告虔若天下郡邑不妨槩從侯等以蒞祀比古之封域諸侯翼復出疏爭謂先生無父之教先生再出揭以折之兩家聚訟不決議竟寢○時光宗祔廟詔廷臣議祧廟已祧憲廟矣先生草疏謂興獻皇非繼統之君不當入廟稱宗宜祧而祧

憲廟非是并請復建文景泰年號廟號爲署部侍郎
鄭以偉所阻而罷又有與王應遴祧議書俱亡逸

天啟二年壬戌先生四十五歲

春二月戊辰拜疏請誅遼陽廣寧失律諸臣

時上召熊廷弼以大司馬經畧遼東而巡撫爲王化
貞化貞主戰廷弼主守兩臣交惡中朝復佐鬪相紛
拏議遣大臣解和正月

大清兵渡三岔河陷西平化貞棄廣寧遁廷弼聞廣寧不守
亦焚棄右屯南走與道臣高出等躡化貞後並日入
關喪河西地七百里先是邊方告警以來失律諸臣

罪不決卽論辟者下詔從寬典中官盧受以通外黜
崔文昇以進藥致先帝驟崩坐譴皆復圖進用首輔
葉向高漫無主持致國法大隳先生聞廣寧告變卽
日抗章奏曰爲今日計請皇上亟行天討首戮崔文
昇以正弑君之法戮盧受以正交私起釁之法速斬
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失地喪師之法速
問高出胡嘉棟康應乾戴罪之罪立斬軍中并編管
劉國縉傅國牛維曜以正棄城逃潰之法速編管佟
卜年於遠邊以正叛黨之法速奪熊廷弼尙書蟒玉
以都御史戴罪關外以正欺君誤國之法國法旣申

臣紀自肅一舉而宇宙之神氣勃然改觀夫然後天威所加雖不戰而屈人兵可矣昔朱雲願借尚方劍斬佞臣頭一人以勵其餘乃今日身秉國成者誰乎而速禍至此臣請以問之輔臣葉向高奉旨語言無忌姑不究一時公憤快之會工垣魏公大中疏爭楊鎬李如楨之獄甚力得長繫未幾詔逮廷弼化貞出嘉棟應乾卜年於理或欲殺廷弼而宥化貞或欲稍寬廷弼先生言於法司曰兩人事任同潰逃同而刑章異何以服天下公等執法大臣當為後世憲司寇王紀以為然卒案六人暨李鄭罪奏當棄市上從之

受文昇俱戍孝陵衛

按朱相國國楨史槩載光廟不豫服中官崔文昇藥浸劇鴻臚

丞李可灼因政府方從哲進紅丸上連服之遂崩廷臣交章劾可灼從哲票回籍去禮部尚書孫慎行引許世子不嘗藥之義請正從哲弒君之罪從哲奏辨自請削奪以釋羣疑先後彈者主事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御史吳姓等甚眾則知先生當時又有劾從哲疏今亡逸

三月上揭部尚書孫公慎行脩舉學政

時事孔亟司農告匱通行天下郡邑得輸金補博士弟子至有司類考亦有額例先生上揭孫公謂學校人才所從出天下黌序皆賈豎子焉望人才人才不可得而欲濟國家緩急一日之用未之有聞宜首停粟監粟生以端天下之士習次論秀次議儲養次議

錄用次議官師次議體統次議激勸大約歸於復祖宗舊制孫公不能用

夏四月庚午初五日奉命賚壬戌會試錄於南京

先生在部五月數上書明國是直聲震中外凡遇大刑政益矢口爭可否公卿咸俯躬下詢依以衡斷嘗磨勘辛酉鄉試卷發舉人錢千秋張惟勤關節會試充印卷官及奉命往南京迂道謁孔子闕里拜墓下訪俎豆之事歷覽陋巷舞雩諸遺跡徘徊數日而去

五月至南京謁孝陵

先生焚會試錄於孝陵禮竣拜方正學先生衣冠陟棲霞登牛首徧覽燕子磯雨花臺各有題咏

六月陞光祿寺添註寺丞

秋七月自南京歸省墓

天啟三年癸亥先生四十六歲

春三月復命發自家

始攜眷屬之官舟中用功益力時新叅朱公國楨赴召連舟同行朱公先生舊交也上書論宰相之道在正心誠意輔人主爲堯舜之君取法伊周不當效近日調停觀望之術朱公稱謝

夏五月陞尙寶司少卿

先生以未任連擢義不自安方擬疏辭會津撫李公
邦華來顧謂小臣無辭官禮乃止

秋八月甲子至京師視尙寶事

先生復命畢履尙寶任時值五年議諡拜疏為從曾
祖艮所公請諡公名棟世廟時以翰林議大禮下詔
獄廷杖者奉旨下部又出揭請劉靜之諡典

九月戊申陞太僕寺添註少卿拜疏固辭冬十一月回
籍

先生以一歲三遷義難拜命又見婦寺專權日甚而
士大夫方急於競進不知國恤謂何乃力辭上不允

繼以病請疏再上奉旨下部

按先生日記一為臣節
日壞臣罪滋深懇乞聖

明收回成命亟賜罷斥事奉聖旨劉宗周着遵旨到
任供職不准辭一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臣
以原官回籍調理少全分義事奉聖旨劉宗周着遵
旨供職不得賣陳一為臣病萬非假托三懇天恩俯
容回籍調理以得餘生事奉聖旨吏部
知道三疏俱亡逸姑存其目以俟後輯候覆兩月而

部疏未進先生曰候覆者臣誼也至以我在而遷延
不果毋乃示人留行意乎即日策蹇行部疏上令以

新銜回籍病痊即與起用報可道出鄒滕謁孟廟賦

詩志景行焉

按崔魏時先生不及於
禍亦以見幾先去故也

天啟四年甲子先生四十七歲

春正月至自京

秋九月刪輯方遜志先生正學錄成

先生謂遜志蚤師宋潛溪接考亭正傳國朝理學當以公為稱首輯其集之粹者三卷為異日從祀地

起通政司右通政冬十一月拜疏控辭

先生歸朝士爭推轂不輟太宰趙儕鶴疏誦干進舉先生以諷有位太宰正士冠冕也秉銓政銳意澄清盡布諸君子於要路惟以揆地為政本所自出未得其人圖破格用先生又慮先生方以躡陞為耻若驟登大位必固辭乃以通政舊秩起曰俟其入朝用之未晚也及部檄至而逆閹魏忠賢以副院楊公漣二

十四大罪之劾盡逐諸君子去先生拜疏力辭曰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為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為進至於以退為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真才山林無姱節陸沉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辭太僕之命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為戎首此臣所以輾轉踟躕不敢趨命也又具二疏一申理諸君子發明忠邪之介一叅忠賢悞

國之罪二疏俱逸

天啟五年乙丑先生四十八歲

春二月奉旨革職爲民追奪誥命

賫疏者投三疏於銀臺銀臺咋舌曰此何時進此疏乎大禍立至矣固止之僅以辭疏上奉旨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三月如長興弔丁長孺

先生如長興弔長孺爲文祭之先是正月長孺病先生往視復自長興過嘉善訪魏廓園復遺書訊高景

逸先生

時二公得罪歸里

夏五月戊申會講於解吟軒

逆閹大興鉤黨之獄緹騎四出削籍徧天下先生曰天地晦冥人心滅息吾輩惟有講學明倫庶幾留民爨於一綫乎會諸生相繼請遂於五月朔會講於解吟軒先生痛言世道之禍釀於人心而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理會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於爾國害於爾家座中皆有省每會令學者收斂身心使根柢凝定爲入道之基嘗曰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

聖忠介公年譜

真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於是有慎獨之說焉至歲終輟講

六月遣弔鄒南臯先生祭文見文集

冬十月遣弔魏廓園

時矯旨下詔獄死者楊副院漣左僉院光斗魏都諫大中袁掌道化中周罔卿朝瑞顧副使大章先生操文哭廓園曰煌煌大明而申學禁學禁伊何東林射的二十年來飛矢孔亟一朝發難忠諫駢首詔獄株連積尸如阜惟公之品冰寒玉潔壁立千仞轟轟烈烈蚤遊梁溪與聞正學守學之貞信道之卓以此事親以此事君以此事師以及友人戮力同心以補衮職以此忤權以中讒賊以進以退以榮以辱以生以死惟此學鵠是學非學請折諸聖是道非道請卜諸命致命遂志如此而已廓園高先生門人○先生既為文哭

廓園復傷六君子之死作賦以弔之上述諸賢正直之槩下數逆闖毒忠之辜時時悲歌淋漓一日遺書高先生言及之高先生答書曰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此是正當道理彼欲殺我豈杜門所能免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大抵道理極平常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

聖忠介公年譜

卷八

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自此先生一意韜晦

天啟六年丙寅先生四十九歲

讀書韓山草堂

邏卒分布天下踪跡羣賢訶得狀卽鍛鍊成罪至縉紳不敢偶語二月先生出遊雲門徜徉山水間登秦望瞰釣臺訪六寺遺址三月歸家聞惠公世揚被逮招辭傅會及先生以昔日受薦故也未幾逮高景逸先生周公起元繆公昌期周公順昌周公宗建李公應昇黃公尊素七君子而黃公則吾鄉餘姚人也緹

騎至姑蘇逮順昌士民憤激毆殺緹騎一人餘黨鼠竄至浙逮黃公不敢東渡錢塘督撫移檄紹郡一時悞傳為先生家人惶遽先生慰之曰毋恐第安坐待之明日始知為黃公黃公至郡先生餞之蕭寺促膝談國是唏噓流涕而別已而謂門人曰吾平生自謂於生死關打得過今利害當前覺此中怛怛欲動始知事心之功未可以依傍承當也遂攜泐課讀於韓山草堂專用慎獨之功謂獨只在靜存靜存不得力動時如何用工夫先儒以慎獨為省察之功先生以慎獨為存養之功因信濂溪主靜立極之說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善學及羅

李相授亦必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
繇是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忘勿助漸見浩
然天地氣象平生嚴毅之意一旦消融每日晨取有
明諸儒文集傳記考訂之蓋有事於道統錄也有時
倦則散步嘯歌舒其四體秋日諸生十餘輩拏舟來
謁座中問孔孟大旨先生告以求仁之說曰吾輩自
幼讀論孟至語聖賢合一處則茫然不能置對何以
一天下之道於是集二書言仁者錄之題曰孔孟合
璧附以吃緊三關言求仁所必有事也八月相傳欲
逮文湛持震孟姚現聞希孟及先生乃托汭於陳堯
年堯年攜之武林先生仍讀書韓山著秦臺公太夫
人行狀南洲公傳及宗祠祀典初惠公辭連先生獄
已造矣同鄉王侍御業浩力救得解無何吳中士民
殺校事起京師復有王恭厥火藥之變逆閹懼自此
緹騎不復南指先生始免於禍○問慎獨專屬之靜
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先生曰如樹木有根方
有枝葉栽培灌溉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着得一
毫如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
用得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
意着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

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按先生從

敬無內外無動靜故自靜存以至動察皆有事而不

敢忽即其中覓個主宰曰獨謂於此敬則無所不敬

於此肆則無所不肆而省察於一念未起之先自無爽

中年專用慎獨工夫謹凜於一念未起之先自無爽

雜既無爽雜自無虛假慎則敬敬則誠工夫一步推

一步得手一層進一層晚年愈精微愈平實絕無僿

侗虛無之弊洵乎為伊洛正脉也○按是時禍在不

測先生悉以平生著述寄友人其後黨禁解先生不

索而友人亦不來歸故丙寅以前筆札無一存者其

間行事之始末學力之淺深不可盡考論語學案曾

子註所存皆草本而學案第一卷并草本遺失戊辰

續成之丁卯至乙亥九年著述欽召時復為人竊去

丙子灼年二十四始留心抄錄存者十之七八故未

後十年行事獨詳今見之文集大畧十年內著述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五十歲

皇明道統錄成

先生輯道統錄七卷做朱子名臣言行錄首紀平生

行履次語錄末附斷論大儒特書餘各以類見去取

一準孔孟有假途異端以逞邪說托宿鄉原以取世

資者擯弗錄即所錄者褒貶俱出獨見如薛敬軒陳

白沙羅整庵王龍溪世推為大儒而先生皆有貶辭

方遜志以節義著吳康齋人競非毀之而先生推許

不置論遜志云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然以斯文自任

直欲開二帝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

周孔孟合為一人將且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

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完天下

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與孔孟同而事業反駕伊周

而上之信乎不愧千秋正學也論康齋云先生之學

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為實地此正孔孟

等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獨契道真言動之間悉

登人堂

歸平淡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又曰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康齋通錄中無間辭者自遜志康齋外又有曹醇乎醇云

月川胡敬齋陳克庵蔡虛齋王陽明呂涇野六先生

○先生讀陽明文集始信之不疑爲論次日先生承絕學於辭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靜卽動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駑之病可謂震霆起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

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啟後學躡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不待言矣○是年正月爲先生五旬初度有慨於夫子知命之學作賦以自諭復追悼丙寅諸君子之死作逝哀以哭之又以洵氣質庸暗著做人說讀書說示警○先生自春徂夏無事率終日靜坐有事則隨感而應每事過自審此中不作將迎否不作將迎而獨體淵然自如否蓋自是專歸涵養一路矣友人張公伯樞爲洵授經嘗語洵曰向來但仰尊公高風

素節如泰嶽然比朝夕聆教始覺氣宇冲融神情淡
靜又如春風被物温然淡於肌理斯有以窺先生之
微矣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一歲

秋九月出弔黨籍諸君子

皇弟信王御極逆閹受誅黨禁解先生裹糧渡錢塘
徧弔諸君子之喪無錫則高先生蘇門則周蓼洲順

昌江陰則繆西溪昌期李仲達應昇桐城則左滄嶼

光斗吳江則周季侯宗建姚江則黃白安尊素

疑有祭文

今亡或登堂卽位而哭或拜哭於墓門其遠者如楊

大洪漣周綿貞起元並遣弔之高氏子以景逸先生
遺表及別友人書呈覽先生書跋語曰心如太虛本
無生死者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
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又處化時端立
水中口不入勺水先生平生學力堅定故做得主張
如此攝氣歸心攝心歸虛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
事予懼後之學先生者淺求之東漢人物復過求之
二氏特表而出之

冬十一月起陞順天府府尹

上給還削奪諸臣官誥先生與焉時秉政者皆逆閹

餘孽名為反正實用邪黨以故先生經年不登啟事
給諫黃承吳南銓曹臧照如薦於朝奉旨起用而太
宰王永光猶遲遲久之乃起京兆尹

崇禎二年己巳先生五十二歲

春正月疏辭不允夏六月壬午二十日發自家

先生傷諸君子之死而身叨新命不勝存亡顯晦之
感拜疏辭上不允再拜第二疏賫至京為所親見尼
未及上而朝命又敦趣赴任遂行抵杭會友人講學
於先覺祠又致書巡撫陸完學請舉五君子之祠於
西湖之勝五君子者即逆璫魏忠賢所誣搆而慘死

者也為高景逸先生魏廓園父子子名學伊以孝死黃白安

周季侯廓園父子白安同浙產高先生嘗倡學於浙
季侯宦游於浙故並祀之

秋九月壬辰十一日至京師戊辰拜疏預矢責難之義以

致君堯舜癸卯視事

上即位以來勵精圖治核名實別功罪有犯法者即
宰執弗宥臣下救過不給先生謂皇上具大有為之
資而羣工不能進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致法令滋章
大非有國者之福舟中即草疏發明堯舜致治之本
面恩訖詣會極門投匭以進其畧曰堯舜之道仁義

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
壅蔽與亂同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雖堯舜之
憂勤弗切於此矣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
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
兵事乎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兵節餉修
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
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日
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
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今日所規規於小利
者非理財之事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痼瘵而輒以

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掇剋聚歛之政正項之
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
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
於加賦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
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煩苛者頃者陛下
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輔臣劉
洪訓亦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揆地惜厥庫諸
臣旣發覺其見在矣又勅問其旣往積弊相仍事屬
曖昧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從此深文巧詆
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

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而不辭者正以未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也聖明天縱諸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問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盛乎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而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証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陛下已一日躋於堯舜矣未引漢宣帝唐德宗宋神宗爲鑒疏入上不憚奉疎濶之旨

冬十月己未

初八日

拜疏請修京兆職掌不報

按國朝設立京尹頗倣前代乃重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故事權差輕卽屬縣殿最亦不關京尹履斯任者率優游養尊而已先生蒞任深惟古京兆之職大者擊斷貴戚小者剪戮豪強張趙包歐往往而是豈今盡不古若哉乃拜疏請重事權要之以久任曰臣雖不才近在聖明埏埴之中一切考功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未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止上不報先生曰雖未奉俞旨吾惟設誠致行

之於是首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學問之要令飭躬砥節勉爲士君子之行延三老嗇夫咨地方利弊而興除之發大興宛平奸吏乾沒帑金狀論如律又下令禁勲戚家人不法及巨猾舞文觸禁橫行長安者戚畹武清伯蒼頭與諸生爭道毆之幾斃諸生泣訴先生怒曰國家養士幾三百年若輩敢爾立命二人往擒未至又命二人往武清躬詣謝過而匿其人不出先生拒不見曰僕辱士而主庇之是罪在主吾將上告天子武清懼乃僞飾一人至跪廳事前俯首受杖先生詰得其實縱之去懲前往者數輩又命

二人手銀鎊往僕始出榜之若干柳於武清門外明日三學生徒數百人皆涕泣感謝且為僕請乃得釋一時豪貴屏跡都人士咸相慶於途

十一月甲申初三日拜疏固人心以張國勢不報

前月二十五日

大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四方男婦麇至入都者不可

勝計煤米價驟踊先生禁弗能止又營軍素稱疲困驟命登陴怨謗沸騰先生曰吾地方官當以民生為急內憂為先乃上疏請下令撤九門七門煤米諸稅降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給地方各坊鋪設粥糜

以惠熒民一賞京營守陴者一賞營兵出援家屬使無內顧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以平糶或預給軍士月糧一月亟運通倉以抵之再命五城御史會同臣府行保甲法用戒不虞不報未幾而設粥恤軍保甲諸欵俱次第行

立保甲法

京師五方雜處莫可究詰加以流移日眾奸盜叢生先生乃立保甲法其法十戶為甲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甲有長十甲為保保有長十保為鄉鄉有長聚鄉為坊坊有官五坊為城城有司五城為畿

畿有守臣院臣一戶容奸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
舉之一保容奸九保舉之一鄉容奸各鄉舉之司坊
官容奸守臣院臣舉之不舉者連坐每鄉備器械弓
矢選健丁藝士遞相部署受命於上官以居守仍告
諭父老子弟務遵高皇帝聖諭六言使一鄉之民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效君親之戴
安插流移

初六日遵化失守內地地震動難民歸京師日以千計
當事者慮奸細雜處致生他變欲置之郊關先生力
爭不可曰民心一失何恃以守此京兆事毋煩諸君
過慮也乃分遣僚佐於城外籍難民姓名里業給篆
符入先生驗符躬撫慰之有親戚者令書親戚名居
聽其往無依者分插大蘭若中並聯於保甲委寺僧
譏察之給贖鍰兩縣設粥廠數十處收養飢民自此
來者就食如流水反側以安。時冬日沍寒守城軍
士鵠立風雪中一夕以飢寒死者三百人先生悉呼
市中鬻漿糜者人給其值令擔火酒椒飲飲軍士先
生巡行城上見士有倦色則曰勞哉士也亟却其肩
輿士有寒色則曰寒哉士也亟去其煖耳
大會薦紳諸生於學宮

先生謂城守急著莫過安民心而欲安民心莫先安士心乃數會諸生於學宮激以忠義之良禪以鄉保之任使之聯絡齊民互相保聚已復憂粥廠不繼大會薦紳倡義捐輸得白鏹千金米百石分發兩縣以濟流離饘粥之乏僵仆者火室溫之道殮者給藁葬之其間左單戶勸富民更相調恤人自爲養自仲冬以迄明春閔閔如一日黎遺相慶更生又嘗部合府輿儻教之兵法使成一旅以備緩急又屢出示曉諭衆庶有能團結義勇願爲王家宣力者速報名上府轉咨司馬調遣至戰守所需若車輛釜餽芻秣之類取給京兆者不可勝計要皆經費所不載先生竭蹶措應毋敢或怠焉

壬辰

十一日

拜疏再伸人心國勢之論不報

先生謂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且慮上無固志乃拜疏再以安人心之說進一曰安民心二曰安軍心三曰安士心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五曰安遠近地方之心未請上自安其心謂寇準決親征之策澶淵之役保及百年靖康以後遂不可言今日大計惟皇上斷然以宋事爲鑒則宗社幸甚疏入不報

按日記是

月十九日又拜疏爲亟陳城守急着以祈聖鑒事今亡逸

甲辰^{二十}伏闕請上視朝

時承平日久士民罕覩兵革一旦變起京師震裂上自聞警不視朝一切章奏留中不報又傳中旨辦布囊八百內官競進馬騾并勅大小臣工各進馬一疋先生曰是必有以遷幸邪說欺皇上者乘輿一動宗社大事去矣吾守土官義當與城爲存亡乃躬詣午門叩頭奏曰皇上深居邃密外廷疑懼臣請聖駕出御皇極門召見羣臣明言宗廟山陵在此惟有嬰城固守以繫衆望一面批發奏章羣策羣議次第舉行臣知時事雖亟有萬萬不足慮者匍匐終日不起至

薄暮傳旨報聞始退復造閣門揖政府曰皇上不視朝者二旬訛言繁興宗社艱危宗周雖竭愚誠不足上悚主聽相公同國休戚宜首以御門請講求備禦長策豈可泛泛然若秦越人之視而不力爲之所乎政府曰公姑歸署行當得間圖之先生趨而出

丁未

^{二十}祭于忠肅公

先生請上視朝不可得日詣當路商戰守事宜諸公各爲妻孥計漫無可否先生益憤憤乃集京兆官屬縣長吏暨鄉大夫文學士及諸父老子弟於城隍廟設于忠肅公位作文以祭之畧曰昔公當己巳之變

隻手擎天屹如山嶽其大者在首過徐有貞南幸之
議以定人心卒能倡千古未有之局挈乾坤而再造
洗日月以重明逮甲子三易復為己已不減我公當
年在事之日今日之事其自宗周等而下守土諸臣
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為存亡者公殛之其
大小文武臣工及於耆老士庶人有不心公之心灑
公之血與城為存亡者公殛之其內自禁旅臣以下
有不心公之心灑公之血與城為存亡者公殛之祭
畢令眾人前為言忠肅公當日事稱引高皇帝開闢
功德列聖休養恩澤以感動激發之時先生辭氣蹈

厲不自知涕泗俱下眾環向哭又刻其文徧遞內外
各衙門於是文武諸大吏稍有感奮者先生在圍城
中一以忠義蹇諤之風感動上下地方賴以無恐始
先生伏闕歸即草疏極言南幸之非欲補牘諫已而
議漸寢遂中止○先生一日與郊祭宿城外府丞魏
光緒在署有男子戎服入府踪跡之不可得頃之庫
掾進一箭言夜拾自庫中不辨從來又傳有奸細布
滿京師約丙夜獻城者迨先生歸瞑矣方進晚餐光
緒角巾帶劍而來曰事變不可測吾已訣妻子與公
出外彈壓亦守土者之責也先生曰訛言肆起舉城

澗澗吾輩乘夜而出人心滋惑不可遂堅卧不出其
遇事鎮靜類如此

十二月庚申會推兵部右侍郎不報

乙丑

十五日

拜疏開廣聖心以濟時艱不報

上疑袁崇煥傾險誤國下詔獄繼而內閣錢龍錫兵
部尚書王洽戎政尚書李邦華工部尚書張鳳翔皆
坐煥黨簿問復以他事杖殺郎署數人上益疑羣臣
謀國不忠廢督師以總兵滿桂統領諸帥召白衣申
甫授以副將軍又以宦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諸進
退刑賞出自上裁諸帥以名位相埒不肯受桂制援

兵多潰散者上置不問先生上疏諫曰今日第一宜
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
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稟擬歸閣臣
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不效從而更置
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乃者聖謨淵遠一切軍機
悉取獨斷如討伐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今以
不信文臣之故付之武臣之手試問總理滿桂果以
何時奏凱度用兵幾伍調將幾路總理之謂何而令
祖大壽以跋扈逃申甫以睚眦隙其他入援諸將大
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皇上今日所倚重

者莫武臣若矣張鴻功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戴罪侯
 世祿以援兵潰而與之以戴罪萬一滿桂失事又何
 以處之至是文武之途盡矣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
 同患難者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聞以外
 將次第委之乎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唐魚
 朝恩宋童貫可為千古炯鑒仰祈聖明幡然感悟以
 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
 之業一舉而定也疏入不報越二日桂甫果以全軍
 敗沒聞二人死之上亦不問

崇煥次年凌遲冷自縊
 龍錫鳳翔皆遣戍又誅

薊提劉策晉撫
 耿如杞數人

崇禎三年庚午先生五十三歲

春正月拜疏推明人才邪正之介不報

上重譴諸大臣羣小乘機逞報復凡異己者劾之去
 於是首輔韓爌御史大夫曹于汴侍郎胡世賞朱世
 守次第罷官羣小重以東林為口實先生拜疏推明
 之畧曰萬歷之季有高攀龍講紫陽之學世以東林
 名卒構逆璫之禍以死皇上首表遺忠攀龍已爭光
 日月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入攀龍之黨
 即如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謹
 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官去

或以註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且晚
望皇上開赦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稱
快朝去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
以爲未足特設四面之網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
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
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疏入不報
埋陣亡將士

先是

大清兵攻德勝門袁崇煥拒之戰沒者二千人申甫戰沒於
蘆溝者七千人滿桂戰沒於凉水者二萬人上命京

兆府遣官收掩先生委僚屬董其役方大興人徒曰
事瘞埋忽上怒先生怠命下詔切責蓋以前疏論中
官不當典兵有借此行譖故也先生躬至凉水蘆溝
監視旦出暮返午則袖糗餌以代糧竭廢月餘埋骨
二萬七千有奇將領給棺斂軍士籍以葦席深坑厚
築聯絡起墳令所在植榆柳爲蔭卒埋陳牲以祭之
祭文見
文集春膏土化又加封以示永久
拜疏陳地方善後事宜奉旨下部

去年除夕

大清兵退趨灤水先生陳善後事宜一曰慎選有司二曰招

撫流亡三日清除道路四曰通行保甲五日選擇民
 兵至京師最急者曰飭紀綱明法度嚴衛衙門雖主
 禁奸格暴而告密之途一開拿訛之風轉熾目今人
 心叵測正宜處以鎮靜未及久任之說奉旨下部議
 覆等上命府丞魏光緒賚帑賑恤殘破屬邑從先生
 招撫流亡之請也

丙子拜疏待罪不允

是時所屬州縣殘破已多封疆失事雖無與京兆然
 先生心不自安故拜疏請罪奉旨着實心料理不必
 引咎

乙巳拜疏申明保甲奉旨允行

先是

大清兵集城下先生以宗社為重不暇問職掌及解圍復留

心民隱念移風易俗終無踰鄉保者乃拜疏申明之

按日記為遵奉明旨申明保甲事宜以安地方事今亡逸上命殫力舉行仍諭都

察院通行五城一體申飭遂輯保民訓要一書以獻

視前已行者為加詳大綱有七一曰保甲之籍二曰

保甲之政三曰保甲之教四曰保甲之禮五曰保甲

之養六曰保甲之備七曰保甲之禁保甲之法雖主

弭盜安民而實則教養武備胥寓焉朔望率閭里講

鄉約誦高皇帝大訓六言修孝弟忠信之教隨舉一鄉善惡勸懲之六德俱備者選舉三德具者門旌以匾濟惡不才者三犯門辱以匾小事聽約長處分大事聞於官匿不以聞者罪其長於是勸農桑廣積儲立社學行飲射務使百姓敦本趨化還於淳篤又因比閭族黨而寄厲兵講武之政戶備器械保備牛羸鄉備馬疋弓矢選其技能者以時訓練之聯以什伍行以賞罰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禦卽爲干城云至京師最傷風化者莫過梨園自勲戚至大猾小有宴會輒娼優並陳流連卜夜先生嚴其禁於

保甲中一日出外見昇戲箱於道呼責之其人遽曰司禮某太監物也先生曰犯吾禁雖王侯不宥况若輩乎命舉火焚之盡逐諸優於境外輦轂爲之一清

二月遣弔趙儕鶴先生

祭文見文集

夏四月清汰賦役

時上詔天下有司清汰賦役特設科院領其事先生於順天一府裁革冗額一萬六千餘金仍恐日久無稽布之方策以昭法守又大興宛平兩縣費用不經各衙門動以年例索供應浸淫濫觴而吏胥得以因緣爲奸那借正供至萬餘金先生取舊籍釐正之例

所載者裁之以義例所不載者悉與報罷諸權貴莫

敢額外侵漁漏卮頓絕尋上疏請命科院刊定例欵

附於全書之後上從之按是時有擒治奸猾一事據日記四月初九日拜疏為訛

棍結黨嚇詐藐法欺天謹據招糾叅以肅輦載事今是疏亡逸不知訛棍屬何主名

五月癸未初四拜疏極陳今日禍敗之局不報

滿桂敗上以總兵馬世龍為總理又召璫孽張鳳翼

為總督御史吳阿衡為監軍鳳翼名雖總督不敢節

制世龍而諸帥亦不受世龍節制受事以來永平灤

州遷安之間不接一戰先生已拜疏糾之至是報豐

潤寶薊殺傷男婦數萬人鳳翼世龍亦不遣兵救援

舉朝莫敢言先生復上疏糾之曰今所稱閫以外將

將任者非張鳳翼乎朝廷不難以高爵厚祿起鳳翼

於田間固將以干城是寄而鳳翼輒曰事在總理未

賜尙方之前曰事在總理既賜尙方之後亦曰事在

總理則朝廷亦何利有此尙方付之督臣之手乎且

以馬世龍之總理無能也皇上任之不疑舉朝遂無

敢異同者閣部孫承宗亦倡為不必用文臣之說以

佞之御史吳阿衡則監世龍軍者也受命之日與世

龍八拜定交通國之人駭之已而一切軍情掩敗為

功殺良為級之狀竟不一登白簡世有如是乘驄風

采乎進而求之廟堂之上諫官不論事中樞不集思
宰相不運籌可謂禁中有頗牧乎奏上不報

乙巳拜疏敬陳祈天永命之要奉旨切責

京師解嚴先生乃進祈天永命之說爲更化之端其
畧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無德惟好生是
德故人主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
養成就天下而督責股削之私不設焉法天之大者
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陛下卽位以來勵
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
誅又因及一切註誤者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紛

紛狼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
一事卽邇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亦處之以詔
獄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夫以平反爲欺
罔則必以煨煉爲忠直蒼鷹乳虎之輩接踵於天下
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下
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
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
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陛下卽位以來軍興告匱
不免以重斂責小民俗逋旣誅見征必盡又趨及來
年之預征有司有逮司道有罰節節追呼閭閻中旣

已不勝驛騷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卽邇者御史蘇琰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被訐於監司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釜魚甌塵之風空谷於天下矣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有餘仍查勘蘇琰贓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弗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彊釀天下土崩之勢則

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者相臣實與有責焉疏入周延儒溫體仁恨語侵內閣以先生早禱稱疾激上怒遂奉嚴旨切責且云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卽着明白奏來

丁未拜疏回奏復奉旨切責

疏畧曰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圍遼東一鎮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更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酌州縣衝僻自三百名以上至于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有事而爲

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卽不能盡廢新餉又何取五百餘萬之多臣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金已足準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賦役一書關該科院業有次第要以清賦之法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什九而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陛下躬修聖德於上而天下化之士大夫孰爲競錐刀者上以爲迂濶復奉

旨切責

八月戊申朔提調順天鄉試

至月杪竣役

九月庚辰拜疏請卹畿輔凋殘奉旨下部

先是上命京兆府及各撫按積穀賑困乏先生拜疏推廣之一曰加派之令宜公二曰編商之令宜罷三曰火耗之令宜自上裁四曰透支之令斷自撫按禁疏入未蒙省發至是重以兵燹之後民不聊生而司農檄催愈急先生復拜疏言大宛有僉商之苦外州縣有派買豈料之苦有錢糧火耗兌頭之苦又請捐免新餉一曰平糶銀兩二曰典舖酌分三曰祇候夫

馬銀兩四曰庫吏賠墊五曰輿皂工食抽扣未勸上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奉旨下部戶部終寢閣不行

置學田

初先生涖任庫掾手羨餘以進曰例固有之先生懲而貯之庫中時將請告乃取其金并捐助餘貲置學田二百二十八畝凡貧生薪水不給父母故不能舉葬貧生故不能舉葬與月考不能備供給者分卹各有差

都人國子監博士

金鉉紀其事於石

辛卯

十五日

三疏請告奉俞旨回籍

先生守京兆一載甫受事拜疏請久任意欲從容整齊以幾古化理旋遭兵革倦倦安人心明國是凡所以爲宗社計者靡不殫慮從之京師安堵者先生之力也爲政潔已率物務宏大綱而畧苛小重學校以作人才講鄉約以興行誼嚴保甲以戢奸宄鋤豪右以安善良類皆振風飭紀之事其他簿書錢穀委僚佐任之不以爲屑屑也尤加意民間疾苦請蠲請貸若惟恐後軍興旁午力主節財恤流掩骷諸大役費各千百計僅取給樽節之餘及捐助而足久之威惠漸周人人自愛而耻犯法訟獄衰止然終以秉正嫉

那好切劘君相諸所建白多格不行遂連疏移疾既得請悉書任內施爲事宜告新尹後先生應召入都父老不忘舊德必率子弟伏謁先生慰勞如疇昔士民仍呼劉順天志私戴云○先生在事搢紳素憚清剛莫敢干以私惟中貴人習難驟革遇事把持先生謝之則闖入堂皇言狀不應出語相詬諄先生爲不聞也者治政事自若中貴知先生終不可撓好語慰曰公執拗人吾且去再求未晚也竟亦不至居數月中貴屏跡於公庭矣

甲辰二十日辭闕出都門十一月壬寅二十至自京

中官守門者見行李蕭然相顧嘆曰真清官也士民遮道送者千餘人至十餘里不去先生下車撫之衆皆泣有送至路河侯先生舟行始歸者

十二月弔周寧宇

周公高年碩德爲前輩典型先生居恒極敬禮之去冬以壽終於家先生歸里往弔筭執紼送公葬焉

崇禎四年辛未先生五十四歲

春三月癸未初三日始大會同志於陶石簣先生祠

海內自鄒南臯馮少墟高景逸三先生卒後士大夫爭以講學爲諱此道不絕如綫惟先生歸然靈光久

而彌信家居之暇門人謀所以壽斯道者先生於三月三日率同志大會於石簣先生祠搢紳學士可二百餘人同主事者為石梁先生名夔石梁石簣先生之介弟也初登講席先生首謂學者曰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為後人拔去自暴自棄病根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個人人便是聖人之人聖人人人可做於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因以證人名其社會期定每月之三日

著證人社約

約言十則約為學之大者凡以為證人地也附戒條

於後

秋七月

著中庸首章大義發明心性之說曰性只有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為性也心只有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為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是時先生專揭慎獨之旨教學者或問慎獨下手處先生曰且靜坐又問靜坐中愈覺妄念紛擾奈何先生曰心不能靜只為有根在濂

溪教人必先之以無欲以此故也於是作獨箴以明聖學○同郡祁世培彪佳始問學於先生座中言及生死之說世培請曰人於生死關頭打不破恐於義利關有未淨處先生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冬十一月續置劉氏祠田告成

初先生自南京奉差歸慮宗祠祭產不敷致春秋殷祀有踰時弗舉者謀諸族兄乾陽公創捐助事例爲續置祭田張本是時先生經理祠事置田三十八畝歲時蒸嘗始免匱乏

崇禎五年壬申先生五十五歲

春二月輯劉氏家廟祀典成

劉氏廟祀多不合禮先生於丙寅勒爲祀典一書至是復加參訂頒布宗祠行之首家廟圖考次家廟昭穆圖考次子孫序立昭穆圖考次神位式考次祭義十倫一祭主二祭年三祭時四祭器五祭品六祭儀七祭餼八祭樂九祭產十祭法

夏五月重建古小學迎尹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釋奠禮

古小學者祀宋儒尹和靖先生也先是天啟間周海門盛標良知遊其門者率流於放逸先生思表章和靖以救正之方謀所以修葺祠舍爲崇祀地會遭學禁而罷至是復具牒當事者鳩工庀材鼎新之迎和靖先生神位入祠行釋奠禮乃大會生徒發明伊洛主敬之旨自此去石簣祠遙會於小學陽明二祠先生歲時嘗讀書小學中又建養正堂游藝所左右翼以齋房一如舊制配享者四先生宋石公墩俞公浙元韓公性明潘公府紀重建始末於石又輯爲崇祀錄。按越中自陽明先生倡學後其門人最著者爲

王龍溪由龍溪而傳及海門海門同時爲陶石簣俱本良知爲宗而遞衍遞失其旨石梁先生固嘗從事於斯而有得是時會講仍揭良知以示指歸每令學者識認本體曰識得本體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識本體說恁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如何下工夫但旣識本體卽須認定本體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熒今謂旣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從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猖狂縱恣流爲無忌憚之歸而後已諸生王朝式秦宏祐錢永錫等奉石梁先生爲師模糾同志數十人別會白馬巖居日求所謂本體而識

認之先生間嘗過從一日座中舉修悟異同復理前說以質宏祐曰陶先生言識認本體識認卽工夫惡得以專談本體少之先生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卽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據以爲了徹也且本體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又與宏祐書曰學者宜時時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不得我且做上一截工夫置却第二義不問須看作一個工夫始得數致規正諸生自信愈堅先生遂不與之復辨矣

秋九月會推通政司通政使不報

格於內閣溫體仁也時文湛持姚現聞數以書候先生先生不答前後家居凡朝貴人通書問皆不答

冬十月著第一義等說九篇

先生著第一義等說九篇一曰第一義二曰求放心三曰靜坐四曰讀書五曰應事六曰處人七曰向外馳求八曰氣質九曰習靜坐說畧曰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旣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與之常惺惺可也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卧都作坐觀

食息起居悉與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
 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不會靜坐且從整齊嚴肅
 入其他諸篇無非發明靜存之意固先生示人入道
 之方尤所以自言用功得力處按是時先生用慎獨
工夫獨體只是個微
 字慎獨之功只於微處下一着子故專從靜中討消
 息久之始悟獨說不得個靜字曰一獨耳指其體謂
 之中指其用謂之和又曰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
 不得以未發為靜已發為動又不得以未發屬性已
 發屬情蓋謂喜怒哀樂以四德言不以七情言亦一
 時事不分前後際遂有丙子以後語錄及聖學宗要
 人譜原旨讀易圖說証學雜解諸書大抵於先儒成
 說掀翻無遺即延平看未發氣象亦謂落邊際獨信
 濂溪伯淳為無弊俱
 卓然明道之書也

崇禎六年癸酉先生五十六歲

春三月輯鄉約小相編

時邑令講鄉約先生參酌古今輯諸條說以佐不及
 首載高皇帝聖諭六言衍釋大意次鄉約事宜次鄉
 約類訓一曰鄉人守望之約二曰鄉人讀法之約三
 曰鄉祀之約四曰鄉飲之約五曰鄉射之約六曰鄉
 學之約七曰鄉舉之約八曰鄉儲之約視保民訓要
 更加詳明令不能行

崇禎七年甲戌先生五十七歲

春正月輯劉氏宗約

先生輯宗約立宗長一人總宗教以約九族之眾宗

翼二人左右宗長舉宗教宗老一人專以齒如宗長年尊不

立另宗幹一人司大家錢穀出納宗糾一人任糾繩綱

紀之責置彰善紀過簿各一扇以示勸懲凡宗人有

犯倫干義財帛未明皆質成宗長若未經宗長處分

而輒興詞訟者以罪論月朔告廟宗長率宗人謁神

位隨舉祖訓一二條闡明之有疑則質遇事則舉而

聽斷於宗長宗人有善當勸有過當懲者俟會畢宗

長示以勸懲之典仍各書其事於冊按劉氏族大風

生佐家政以來事無大小無不取裁焉大抵示以尊

祖敬宗之道聯以收族合渙之誼情雖囂令之凜如

也服習既久風尚一變二十餘年通族莫有訟公庭者先生沒後猶遵行其教不衰

夏六月輯聖學宗要

先生謂孔孟既沒周程張朱起而承之又三百年而

得陽明子其傑然者顧分合異同之間學者多不得

其要歸乃輯五子書之要者詮解之周子則太極圖

說程伯子則識仁定性書張子則東西銘朱子則答

張敬夫中和說及答湖南諸公書陽明子則與陸元

靜良知問答及拔本塞源論大約以主靜立人極一

語為宗而其餘諸子俱要歸於此為聖學宗要云

秋八月著人譜

人譜者譜人之所以為人也首人極圖說言人心之

體分爲二五散爲萬善極而至於天覆地載民胞物與不外此心之知能乃其工夫要之善補過以異於不思善惡之旨次六事工課卽發明圖說之意終之以紀過格言過不言功遠利也。按是時秦宏祐倣袁了凡功過冊著遷改格一書善與過對舉一理性情二敦倫紀三坊流俗四廣利濟陶先生序而行之因以冊呈先生先生曰此害道之書也乃與宏祐書曰來冊廣利濟一格宜除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等格書之無消煞處不如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卽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說箇爲善僕以爲論本體決是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因有感而著人譜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五十八歲

春三月重輯合璧連珠

先生旣取孔孟之言仁者類之曰孔孟合璧附以吃緊三關一曰人已二曰敬肆三曰迷悟今復哀周程張朱五子之言仁者以益之曰五子連珠蓋取漢歷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義而三關并附以五子之說遂合爲一編

夏五月遣諸生如天樂等鄉賑饑

去年紹郡大水所在民不聊生而山陰之天樂鄉蕭山之桃源鄉諸暨之紫巖鄉被災尤甚民多餓死者先生數致書當道請賑當道難之乃改圖私賑募銀二百四十兩有奇米一十五石有奇遣諸生傅殷等賑三鄉計賑戶五千二百六十口有奇當道復允先生請發米一百八十石行官賑

秋七月甲寅

初六日

枚卜閣員欽召八月癸未

初六日

拜疏

請展限丁酉發自家

時首輔溫體仁在閣七年專以繁刑厚歛爲先務致民窮盜起給事御史攻之甚力體仁不自安杜門求退於是上念前此置相不得人乃大破資格進大小九卿翰詹於廷親試之復命吏部推在籍堪任者太宰謝陞會同廷臣舉禮部左侍郎林釡禮部尙書孫慎行及先生以上上降詔召三臣趨朝仍命部長吏疾馳促上道當是時自世廟以來叅大政者率歸詞林先生以外僚與孫公同被徵命又皆一時宿望朝野歡呼相慶使者至先生病瘧拜疏請展限越旬餘

而愈乃北發尋上擢文公震孟直閣又起用黃公道周體仁大懼亟稱病愈出視事

九月丁丑次德州疏辭不允

冬十月戊戌二十一日至京師拜疏請陞見

先生先抵京師而孫林二公未至乃拜疏請謂侯林鈺孫慎行到日同行見朝或容臣先行見朝上命須二人至承旨吏范仁誤傳令先見先生遽行朝見禮越日始知前旨復拜疏請罪詔詰責尋下仁刑部按問所繇誤傳狀時溫體仁因事逐文閣學又忌先生入政府故借端以沮進用云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五十九歲

春正月丁卯二十一日上召對於文華殿

孫公慎行入都以病卒上下劄子召原任禮部左侍郎林鈺及先生至文華殿面對上問曰方今人才匱乏糧餉不敷流寇猖獗二臣可奏來鈺具言所以先生奏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足以供一代之用止因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遂使在事諸臣相率以畏罪飾非爲事不肯盡心職業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而不能治兵有兵而不能殺賊臣愚謂今日一一改

前日之所爲天下方有太平之望至流寇本朝廷赤子若能撫之有道則還爲吾民今日急務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欲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之叅罰小民困於加派猶可言轉困於有司叅罰不可言蓋叅罰重則縣官急於催科而吏治壞則民生不得其所以致盜賊日起良有繇然上又問邊事如何處置先生對曰臣聞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旣脩則遠人自服故云脩文德以來遠臣聞帝舜之時苗頑逆命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卒以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臣願皇上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

政則天下太平對畢趨出上不懌而罷遂傳旨林鈺入內閣劉宗周查相應員缺來看

庚午二十四日陞工部左侍郎再疏辭不允二月丙戌十一日拜命

體仁諭意太宰授散秩陞久虛司空席以待先生疏辭初以范仁案未竟請罪繼以病請上不允遂拜命而仁旋奏論城旦詔從之先是刑部具仁獄上體仁調旨覆治再擬輒再駁及拜司空之命卽報可

戊戌二十四日拜疏直陳轉亂爲治之機

先生痛切時艱歷數從前敝政請上更調化瑟畧曰

皇上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於是首屬意於邊防而賊臣遂以五年奏凱之說進已已之役疆圉孔棘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叅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尙以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遂日底於壞而不可救故自厥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三尺法不

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朴繁而民生瘁自嚴刑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益歸塗炭事亟矣天牖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

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
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
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
而又以過躉坐辜使朝寧無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
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夫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
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
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
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
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
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

培國脉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
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
之釁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天潢
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而國家
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外患內憂哉皇上但
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
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
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
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
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方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

義之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末糾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疏入上大怒欲重處次輔錢士升擬嚴旨進又發改票溫體仁加嚴以上上意反解親為改定曰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堯舜事業詎不願慕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

三月辛亥

初六日

拜疏恭申對揚之忱

先生以前旨事事商求不勝感激乃復以堯舜之道進畧曰堯舜之所以為聖者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繇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皇上固已具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過不及之端已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害道者有之乃時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與又時時

而謹凜之卽此一念謹凜爲道心之主爲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不患寇之不還爲吾民也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涖中國不患四方之不歸我戎索也蓋天下之治從本源執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惟皇上深致意焉

夏四月丁丑

初三日

拜疏請禁天下言利奉旨詰責

時陵工城工天壇諸興作競起度支告匱又以罔寺缺馬價上命諸臣捐助大學士溫體仁勲臣朱純臣率先捐助有差又罷來年朝覲令各輸道里費以濟

國用先生疏諫畧曰臣聞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方今國步艱難諸臣孰爲匪躬自効者卽所輸厘厘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輯瑞何典也而議以捐助罷倘遂行之辱國滋甚未言聚歛之臣甚於盜臣請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而尤在先慎乎德以爲理財用人之本疏入奉旨詰責

六月己卯

初六日

會推閣員不報

奉旨推閣員三推及先生始廷臣一再推上俱不用意未嘗不在先生也體仁恐喚會稽人許瑚上疏短

先生曰劉某才諳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經綸之益斃士殊多砥礪之功上謂瑚屬同鄉而所言如是遂不果用

戊子

十五日

三疏請告奉俞旨回籍

時溫體仁脩黨人之隙連逐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去循吏如成德申紹芳等俱以門戶重得罪上又篤信體仁益用峻法繩臣下亂政錯出市井雜流如陳啟新者皆得論列天下士先生曰吾不可以不行矣遂三上章乞骸骨詔許之

秋七月癸卯

朔

拜疏辭朝出都門

先生因辭朝復拜疏陳惓畧曰伏願聖德日新聖脩時懋本之靜存動察惟是分理欲而辨消長驗之出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舍繇知言以知人則遜於乃心終不若逆而求道繇用人以行政則謀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偏聽生奸致解仁賢之體且慮積疑成隙終開門戶之爭云先是先生草疏欲叅體仁爲人所洩體仁遽調旨允放臨行復遺以書歷數其罪切責之

己未

十七日

次天津聞邊警暫止津城

大清兵自宣鎮入破昌平皇陵告急先生聞之謂國難崩摧

非臣子接浙時乃入津城佐撫軍賀世壽籌兵食京師士民揚言曰已已之變定國綏民繫劉公是賴今在津門何不以尺一召之朝廷獨不爲都城根本計耶於是兵垣宋學顯請召還少司馬王業浩亦以爲言詔下部議謝太宰復希體仁指巧沮而罷越月

大清兵退先生乃南行

九月壬子

十一日

次德州拜疏陳時事奉旨革職爲民

時先生草疏極言賢奸顛倒任用匪人之禍遣僕上之爲中書陳龍正所阻賫疏者反至德先生曰吾不言誰爲言者是時上以邊警復用中官監督邊鎮先

生并入其事於疏中改竄前稿以進其畧曰臣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已以來無日不疇咨側席而今日之禍一至於此臣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已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爲法受惡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槩坐以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寢疏於人主則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夫以丁魁楚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以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以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

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
如杞之死今也邊庭日警國勢日感朝臣之纍纍若
若徼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
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異已驅除者今不
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
無已時也語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皇上
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
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
上尙綜覈而臣下吹求瑣屑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
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

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
亦有所不覺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
之患也今天下卽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
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倚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
覆轍方亟亟更茲之不暇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
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
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遞
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
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
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

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
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
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叅之此明示天下
以左右袒也當是時有明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
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卽不遽用其言亦何至
并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
者非所以示天下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
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
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
鄭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何以示敦

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披根卽向者
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
之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
輔溫體仁解矣語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
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
世道之根本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
外諸臣各脩職業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
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疏
入司禮以語刺中官恚甚在上前擠之體仁復舉申
理成德等爲偏黨激上怒降旨朝廷委任邊臣何嘗

不專平時一味欺蒙遇警輒至疎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為何語已已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滅倫反指為刑政之舛又牽捏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姑着革職為民

按成德滋陽令也廉而負氣誼文閣學先是以詹翰趨朝道經其地德治席欵之酒酣偶案上有紳籍德濡筆甲乙曰某某賢某某不肖異日得位當令朝廷肅清數體仁十大罪太守鄭偵知之遣健卒報體仁臺使者禹好善至遂劾德賊千萬德亦連疏參體仁奉旨下詔獄廷杖竟以貪戍申紹芳文公嫺戚也官福建布政齋捧畢休沐歸里門時論咸謂紹芳賢而久任宜內轉文公在直問嘗言之體仁心嫉文公因嘆太宰謝陞參紹芳鑽刺體仁擬旨逮訊以旨

傳示同官文公遽擲之几上出語侵體仁聲色俱厲體仁遂舉以入告即日策文公間住次輔何吾騶亦微有言不自安請告亦予致仕去紹芳尋遣戍鄭鄆以庶常降謫家居擅才名素依托正人而實不齒於鄉與孫淇澳同邑孫赴召鄆尾而進欲藉以復官見人輒慢罵體仁體仁心啣之會體仁忌眾正彙征無可藉端遂借鄭鄆以搖在位特疏糾鄆逼父杖母及生平淫穢事又嘆同邑中書許曦出疏証之詔磔諸市

始以大學誠意中庸已未發之說示學者

先生在官多暇有所得輒次第記之名獨證編論大學曰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遞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處已無可推矣而工夫則從格致始謂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

之物要歸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誠意之功工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真工夫如離却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又曰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意之有善而無惡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知本之旨乎又曰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是之謂體用一原是之謂顯微無間論中庸曰程子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已是千古卓見却不肯下箇動字然人安得有無喜怒哀樂之時而後儒苦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須知一喜一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

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也

中陽之動也和陰之靜也合陰陽

動靜而妙合無間者獨之體也或問寂然之時四氣冥於無端感而遂通之時四氣造於有象安得以未發爲動已發爲靜乎曰寂然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

於無感而遂通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當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之所以為性心之所以為心也

他日先生曰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矣至子思直指喜怒哀樂謂之中闡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言未發之中即意誠之真體段故皆以慎獨為本教乃知學庸二書相為表裏示後人以入道指訣自聖學不明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為誠意之功而道心竟溷於危殆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自相矛盾學術寢以支離更數千○是時先生流禍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啟之也

生工夫只在畧綽提撕間每愛舉天下何思何慮誠

無為無欲故靜有所向便是欲等語曰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為本體彼為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自此專舉立誠之旨即慎獨姑置第二義矣

先生倦倦說箇誠字又倦倦說思誠二字

冬十一月至自京

十二月乙酉十五夫人章氏卒

先生平生不問生產家政皆操自夫人夫人性剛明舉止端重處閨閣無惰容及卒先生哭之曰失吾良友題其旒曰孝莊書苦次說示洵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六十歲

春三月遣諸生如嶧邑賑饑

去歲嶧亢旱不登是春穀石千錢小民率掘土當食或啗草根木皮死者道相望邑令已設法行賑矣是月之會座中言及賑事不繼先生太息久之因商之諸生謂借資廣糶庶幾米集而價自平王朝式曰嶧民死者多矣存者無一錢而欲以平糶博半菽之飽何啻索之枯魚之肆乎盍如昔年天樂故事轉相傳募以佐縣令所不逮先生然之遂書緣冊勸輸得銀六百三十七兩有奇米一百七十一石有奇命王朝

式秦宏祐錢永錫邢錫禎楊鰲邢錫祥王兆脩徐廷玠王受之等入嶧綜賑事嶧文學王儆茲佐之又募嶧米八百九十石有奇諸生徧走山谷間量度道里遠近設粥廠一百三十七所每鄉推擇有心力者董之給粥月餘日餉四五萬人仲夏麥盡民復嗷嗷朝式欲行三賑請再募郡中人多難之會祁世培請之當事巡按某發贖緩白金先生復命朝式等募之嶧邑得銀三千三十兩有奇糶穀凡賑饑民四萬二千一百三十口有奇迄於有秋一邑獲全

是時問學者縉紳則吳執御葉廷秀王嗣爽諸生則

趙重慶胡鳴鋐金鉉先生皆有答書答金書曰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謬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歛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卽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爲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爲動用乎藏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固悞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隨動靜以施其功亦悞也總在二五邊生活故耳故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

冬十一月辨解太極之誤

是時先生有論學數十則

見學言內

其辨太極曰子曰易

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於有也而後之人又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元而道愈晦矣因曰一奇卽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卽陰陽兩儀之象兩儀立而太極卽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象於是縱言之謂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曰天者萬物之總名非

與物為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為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為偶也又曰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

他日先生曰千秋上下大道陸沉總坐無極太極四字學者且細讀通書尋個入門○先生又發明大中未盡之意論誠意曰或問子以意為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為意何啻千里又曰大學言正心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証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以用言周子言中正即中和之別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義理言也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益明矣論已未發曰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

其所謂中即信之德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為仁於心為惻隱之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而其時為春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於所性為禮於心為辭讓之心於天

道則亨者嘉之會也而其時爲夏自其肅然而歛也
謂之怒於所性爲義於心爲羞惡之心於天道則利
者義之和也而其時爲秋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
之哀於所性爲智於心爲是非之心於天道則貞者
事之幹也而其時爲冬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
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謂之太和元
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於所性爲信於心爲真實無
妄之心於天道爲乾元亨利貞而於時爲四季故自
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未發之前別有
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自喜

怒哀樂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已發之時又有氣
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
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爲喜
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
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
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慎
獨之妙所以卽隱卽見卽微卽顯而慎獨之學卽中
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按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
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
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單提口訣直求之思慮未
起之先委犯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之譏朱子從事延
平之門初不喜其說退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
下手謂獨爲動念邊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涵養

一路陽明先生亦有致中無工夫工夫專在致和上
之說止因諸儒看中字太深獨字太淺而誤以慎獨
之功爲致和之功故也先生謂獨中具有喜怒哀樂
四者人無無此四者之時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
所發言謂之和不得以寂然不動爲未發以感而遂
通爲已發蓋謂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故慎
獨之功致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達道之和卽此而
在中以立天下之大本卽隱卽見卽微卽顯和以行
天下之達道卽見卽隱卽顯卽微是之謂無隱見無
顯微學者從此致力焉將上之不至以揣摩氣象爲
極則下之不至以把持意見爲工夫千古儻侗支離
之弊一朝頓掃而濂溪主靜之說至是而始復明於
天下後
世也



